

# 青海河南蒙古族自治县蒙古语的衰退与复兴

艾丽曼

(云南民族大学 民族研究所, 云南 昆明 650031)

**摘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位于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因社会环境的变化,地理环境的制约,藏传佛教的影响,长期与周围藏族往来等原因,蒙古族自身原有的传统民族文化发生改变,许多表层文化现象如服饰、饮食、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已基本与当地藏族相同。20 世纪 80 年代当地政府和蒙古族群众开始蒙古语教育复兴工作,试图通过制度化的教育有效传承蒙古族文化,然而这一工作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却暴露出诸多问题,蒙古语的学习陷入困境。本文以此为案例,运用田野调查的方法,对河南蒙古语教育发展状况作了剖析。

**关键词:**河南县;蒙古族;语言;教育

**中图分类号:**H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02-(2011)01-0107-06

语言是族群文化的载体,是人类传达感情、交流思想的工具。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在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了“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的经典性定义,为学术界广泛接受。作为一种文化象征符号,语言表达和反映了文化所承载的内容。语言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族际的交往互动中,语言的相互采借和影响在所难免,透过一个民族语言的发展变化,我们可以了解其社会历史及文化发展的轨迹。影响语言的因素包括政治、经济的制约,民族关系的远近,文化的强弱,人口的多少等。青海河南蒙古族自治县的蒙古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由于政治、经济、宗教等因素的影响,逐渐丢失了自己的语言文字,而将藏语文作为了日常交流和文化遗产的工具。

## 一、河南县蒙古语的变化原因

河南县蒙古族先民在初入河南地区仍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后逐步开始使用藏语文,使用的藏语夹杂有蒙语词汇的痕迹,具有不同于其它藏语的地方特色,反映了蒙藏语言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历史轨迹。“语言本身的变化具有缓慢性特点,而语言使用的变化同样也具有这个特点。就多数情况而言,一个语言集体要普遍地兼用另一个民族的语言,必须经过长期的发展过程,都要逐步地经历从少到多、从局部到整体的演变。”<sup>[1]</sup>

河南县蒙古族何时停用蒙古文转而习用藏文,因无史料记载已无法确切查考。“据藏文史料和清史档案记载,宣统二年(1910 年),河南亲王呈报清廷的一份人口统计报表仍为正楷蒙文书写。据此可确定,河南蒙古至早当在 1745 年前就开始使用藏文藏语,至迟当在 1910 年时官方文书还在使用蒙文”<sup>[2]</sup>。河南蒙古在进驻青海河曲地区后,为了适应当地的生存环境,巩固自身实力,积极与周边占文化优势的藏族接触,一直倡导以藏文教育为主。早在乾隆年间(1745 年)左右,河南二世亲王旺舒克就从西藏请了一百多位藏文学者,从事王府文职和藏文教学,组织蒙古族青年学习藏语文,编写黄河南蒙古广本史书《先祖传记珍珠璎珞》的瓦噶才让,就是当时培养出来的藏文秘书。受河南六世亲王达锡旺扎勒委托,编写黄河南蒙古中本史书《先祖言教》的仲优·昂青嘉布是清代嘉庆道光年间河南亲王府秘书,前首旗斯柔琼哇仲优村人,即今河南县优干宁镇多特牧委会第三、四、五牧业合作社人。该村原属塔吾囊部落,他们的家族称为仲优(秘书)部落,历代亲王秘书就从这里选拔。亲王旺舒克还从西藏请来了藏医药师益希桑布,创建了拉卜楞寺医药学院,益希桑布在青海蒙古各旗收徒授医,其中蒙古族弟子墨尔根尔木齐成就卓著。从亲王旺舒克开始,亲王府一直聘用蒙文和藏文秘书,到民国初年,蒙文秘书改为汉文秘书,藏文秘书一

基金项目:本文为 2008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人口流动与文化公民身份》(批准号 08BSH046)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10-11-11

作者简介:艾丽曼(1973-),女,蒙古族,新疆伊犁人,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厦门大学人类学专业博士。

直保留到十世亲王扎西才让。十世女亲王扎西才让是“不识蒙文,也不会讲蒙古话,却谙藏文”,可见那个时候河南蒙古族已经普遍使用藏语文,蒙文只在官方文书中使用。

河南蒙古上层人士从未设立过学习蒙文的机构,也未派送当地蒙古族去其它蒙古族地区学习蒙古语文。为什么没有设立学习蒙文的机构,或者采取蒙藏语文兼学的措施,在史料中没有相关记载。河南县早期的教育主要是寺院教育,寺院教育以藏文藏经为主。藏语作为宗教语言,传播着佛教的真理,这也是众多蒙古族信徒学习藏语的根本动力。历代河南蒙古亲王郡王都重视选送本民族青少年入寺为僧学习藏语藏文,乾隆十三年(1748年)亲王旺舒克就选派50名蒙古族青年入寺为僧,入寺为僧必须学习藏经藏文,众多僧侣又必然对藏语文的学习和运用起到推动作用。在藏语文得以大力推广的同时,蒙古语文的使用必然受到影响。

盟旗制度是清朝对蒙古部落分而治之的一个主要方针。罗布藏丹津反清事件后,清廷依据《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对青海地方建置进行调整,青海蒙古被编为29旗,河南蒙古编为4旗,各旗只能在指定的牧地放牧,不得越界放牧或迁徙,这种分而治之的策略使蒙古各部居于狭小的地域内,限制其势力的扩大,蒙古各部难以形成整体。河南四旗又被藏族包围,河南蒙古族逐渐失去与其它地区蒙古族的联系,形成“文化孤岛”,完全浸润在藏文化的包围中,这样一种状况更加剧了河南县蒙古族语言文字的变化过程。

## 二、河南县蒙古语的现状

### (一)语言变化

河南县蒙古族在清朝实行“盟旗制度”后,逐渐失去与其它地区蒙古族的联系,丧失与其它蒙古方言交流的机会,原有的蒙古语变化缓慢,因此在河南县的蒙古语中保留有部分古词汇,是研究蒙古语历史变化的活化石。现在河南县的蒙古族绝大多数已完全不通晓蒙文,仅有极少数老人懂一些蒙语。据20世纪90年代的一次统计,河南县当前能够使用蒙古语的约有500人左右,能够听懂蒙古语的约有1500—2000人,约占全县总人口的10%。<sup>[3]</sup>

河南县所用的蒙古文为传统蒙文即胡图木文,柯生乡和赛尔龙乡是河南县蒙语基础保留比较好的两个乡,现在仍有一些老年人会说蒙语。柯生乡位于县城南边75公里的地方,柯生蒙古语意为肚脐,引申为中心、枢纽。柯生乡辖柯生、毛曲、次汉苏、尖克4个牧委会,居民几乎为蒙古族。他们说的蒙语含有很多古代蒙古语词汇,和现代蒙古语交流起来有障碍,有的词汇几乎听不懂。但也有极少数的蒙古人可以说标准的蒙古语,2008年8月在柯生乡香扎寺笔者采访了83岁的喇嘛格勒海,老人可以说现代标准的青海蒙古语,是当地蒙语说的最好的。格勒海老人6岁出家,54岁来到香扎寺,曾去过拉卜楞寺和布达拉宫学习,家里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都是牧民,都会说蒙语。格勒海老人的记忆里,小的时候父母只会说蒙语,寺里的蒙古小阿卡也只会说蒙语不会说藏语,在寺院里,活佛用藏语问,自己只能听了翻译后用蒙语回答,后来在寺里学经,慢慢学会了藏语。赛

尔龙乡位于县境东部,距离优干宁镇64公里,辖赛尔龙、兰龙、尔克、尖克、尔欠5个牧委会。在赛尔龙笔者随机采访了几位会说蒙语的老年牧民,尔布藏是1940年出生,父母都会说蒙语,兄弟们也会说。尔布藏有5个孩子,女儿上过蒙语学校,会说蒙语,女婿也会说。东周1934年出生,有兄弟6个,都会说蒙语,东周的6个孩子,会说一点蒙语。

当地人认为,宁木特乡是河南亲王府所在地,当年河南亲王带头学习藏语文,离亲王府较远的柯生和赛尔龙,因为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波及的程度不深,所以保留的蒙古语比较多。也有的被采访人认为,河南蒙古族的语言变化主要是在20世纪50年代解放后,当时县上的政策是学校以藏语文授课为主,没有蒙古语的教学,一些原本不太会说藏语的学生进入学校后很快掌握了藏语。

### (二)名称变化

地名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名称,其中包含了深刻的民族文化内涵。不同语言的命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社会、历史、思想等的发展状况。民族区域内的地名,一般总是由当地的居民语言命名,从地名的变化可以看出历史上不同民族迁徙交往的情况和文化的变迁历程。河南县地名现在大多数是藏语,但是仍然保留有一些以蒙古语或蒙藏混合语命名的地名。

保留蒙语的山名有:吉岗山(意为石膏山)、夏宗山(碗形山窝)、恰如沃什宰峰(玉柱山巅)、开托洛乎山(美神山)等。

蒙藏混合语的山名有:西倾山主峰穆尔藏阿米山,是民间崇敬的神山。“穆尔藏”为蒙语,即秃顶山,“阿米”是藏语意为老爷,因山顶植被稀少像秃顶的老人,故而得名。李恰如山,“李”为藏语,意为龙、龙主,“恰如”为蒙语,意为酥油桶。哇胡扎玛日山,“哇胡”是蒙语怪柳之意,“扎玛”是藏语红石山。参美纳尔宗山,“参美”是蒙语,意为“套马索”,“纳尔宗”是藏语意为“石羊很多”。

其余大多为藏语山名,如达尔袂乎山(神幡)、代尔龙喀山(藏宝山)、赛尔旦山(金山)、额米尼日杂山(鹿群山)等。

河流中至今保留的蒙古语名有:雪朵河(藏羊羊尾河)、阿尔旦木盖河(两山之间的河)、参美河(套绳河)、霍陀沃尔河(陷坑河)、哇吾河(富贵河)、夏拉滩河(戈壁滩河)、次汉苏河(白净腋窝河)、乌尔哈斯河(怪柳河)、延巴河(红岩河)。蒙藏混合的河流名有:沃乎德河(大鹿河)、毛曲且河(大猴子河)、毛曲琼河(小猴子河)、代富桑河(鞍遏河)。藏语河流名有泽曲河(源于山巅之河)、智后茂河(红岩沟中之河)、赛尔龙河(黄金河)、宁木特河(向阳河)等。

滩地名保留的蒙古语有夏拉滩(戈壁滩)、代富桑滩(鞍遏滩)、纳仁协柔滩(狭长的沼泽滩)、察罕阿尔盖滩(白土坎滩)、章托赫滩(象畜胸部)、哇哈郭勒滩(小河曲)、鲁沙尔滩(养骡场)、纳仁霍厥滩(狭长盐碱滩)、哇洛赫滩(喉结)。蒙藏语混合的滩名有克其赫滩(商道滩)、农木切纳滩(圣僧沼泽滩)、优干宁滩(汉人向阳坡)、克布台纳滩(卧马形沼泽)等。

丘陵名保留的蒙语有候让丘陵(马头琴丘陵)、夏吾特丘陵(黑泥河丘陵),蒙藏语混合的有哈达休玛丘陵(下清石沟

丘陵)。 豁陀沃尔沟(陷坑沟)、纳克德沟(洞穴沟)等。蒙藏语混合的  
沟壑名保留的蒙语有夏日沃勒夏拉尖沟(黑色鹿茸沟)、 有兰木措霍达斯沟(肩胛骨状仙女湖)等。<sup>[4]</sup>

表 1:河南县地名蒙藏语使用情况

语 言 地 名	蒙 语	蒙 藏 语	藏 语
山 名	4	6	26
水 名	9	5	27
滩 名	10	6	14
丘陵名	2	1	7
沟壑名	15	6	25
共 计	44	24	99

资料来源:根据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方志编委会:《河南县志》(上),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第 212—249 页资料整理。

从上表看出,藏语地名占比例最高,蒙语地名其次,蒙藏语混合的地名最少。在后来的历史变迁中,河南县一些地名逐渐改为藏语,对于地名的改变,当地一些蒙古族表示,不应该随意改动,过去的地名代表历史,地名的变动容易让后来的人对历史产生误解。

地名因为沿袭已久和历史积淀的关系,通常不易改变,人名则易受所处文化环境的影响。河南县地名中虽然保留有蒙古语,但当地蒙古族的姓名已经完全使用藏族名字,如公保才旦、拉旦才让、才让南杰、扎西尖措、曲青措等。“姓名是语言的一种表达形式,它作为专名的一部分与族群的社会、历史、文化联系密切,同语言的其它方面也存在系统关系。……族群的文化特点决定着姓名形式的特点。……任何族群姓名都必须借助一定的族群语言形式;一旦人们选定某些语言形式,它们就获得一种传承性,不能被轻易改变或者放弃。在社会交际中,这些被选定的语言形式被嵌入相应的文化系统中,在人们的社会实践中,随着文化的复制、演变而得到相应的复制、演变,成为社会交际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sup>[5]</sup>名称作为符号可以体现一个民族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河南县蒙古族姓名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受藏文化影响程度之深。

三、河南县蒙古语教育的复兴努力

因为河南县特殊的历史发展状况,各学校民族语文一直以藏文为主,作为蒙古族自治县,是否重新学习蒙古文一直是大家所关注的。20 世纪 50 年代末河南县从内蒙古聘请三位蒙文教师到河南县任教,最终因饮食、生活环境的不适,未能继续任教,蒙文教育就此中断,80 年代在各方的努力下,又逐步恢复蒙古语的学习。

根据历届人代会开展蒙古语文教育的提案,1985 年在蒙古语基础较好的柯生乡创办了建县后第一所蒙古语文五年制小学,1989 年在赛尔龙乡开办寄宿小学蒙古语文授课班。1990 年 1 月 1 日实施的《河南蒙古族自治县自治条例》规定“在蒙古族群众中逐步恢复和推广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在有条件的乡寄宿小学开办蒙古语文教学班,积极筹建以蒙古语文教学的民族中学。”此后蒙文班规模逐年扩大。1990 年办

起蒙文小学 2 所,在县民族中学设立蒙文初中班 1 个,共有蒙文教师 23 名,在校学生 199 名,其中蒙文小学学生 178 名,初中生 21 名。除开设蒙文主课外,还分别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政治、汉语等课程。1993 年首届蒙文初中班毕业的 19 名学生全部保送到海西州民族师范学校委托代培。教授蒙语文聘请的老师来自西北民族大学、青海民族学院、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民族师范学校。1996 年 8 月 5 日,为了统一全县蒙文教学体系,县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民族教育体制改革,决定扩大普及蒙古语文教学范围,即由原来的柯生、赛尔龙两乡扩大到全县 6 乡,以副课方式从小学二年级到六年级教授蒙文课程,全县统一于 1997 年第二学期开始蒙古语文教学课程,后将授课从小学二年级开始改为三年级。虽然全县上下都在努力,但是蒙古语教育复兴的二十多个春秋中,发展情况并不顺利,一度还出现生源中断的情况。“缺少蒙古语言环境基础”,“学习蒙古语用处不大”,“就业难”等问题导致生源减少,学生学习热情不高,一些教授蒙文的老师不得已改行从事其它工作,蒙古语教学陷入困境。为保证教学的顺利进行,从 2000 年起县里规定小学每周 3 节蒙文必修课,2005 年调整为每周 2 节蒙文必修课,蒙文学习仍难以继续。

2007 年 9 月,笔者对河南县民族中学、赛尔龙乡小学、宁木特乡小学、托叶玛乡小学蒙古语文教学进行调查,可以说,蒙古语文的教学步履维艰。以民族中学为例,民中位于优干宁镇西大街,成立于 1976 年,是一所九年制寄宿学校,建校初期招收学生 24 人,现今有 25 个教学班,1143 名学生,教职员工 82 名,开设有包括蒙文在内的 14 门课程。1990 年开始招收蒙文初中班,教师 3 人,新生 20 人。蒙文改为副课后以大课堂的形式上,一周一节学习基本的日常用语,没有教材,原有的蒙文老师过剩,有的调到其它单位,余下的三位老师分别改教计算机、汉文及负责学校图书室。赛尔龙乡因为蒙语基础较好,当年是最早开设蒙文班的一个乡,如今的办学效果也不理想。仅一周一节课学习最简单的日常用语,使用的教材是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2001 年出版的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课本语文第一、二册,三位蒙文老师中有一位已改

教汉文。托叶玛完全小学的三位蒙文老师中两个改教汉语，一个改教英语。宁木特乡小学的蒙文课也只是学习简单的对话，原来的三位蒙文教师一个改教数学，另外两名在其它单位任职。在调查过程中，学生对蒙古语学习的反映是“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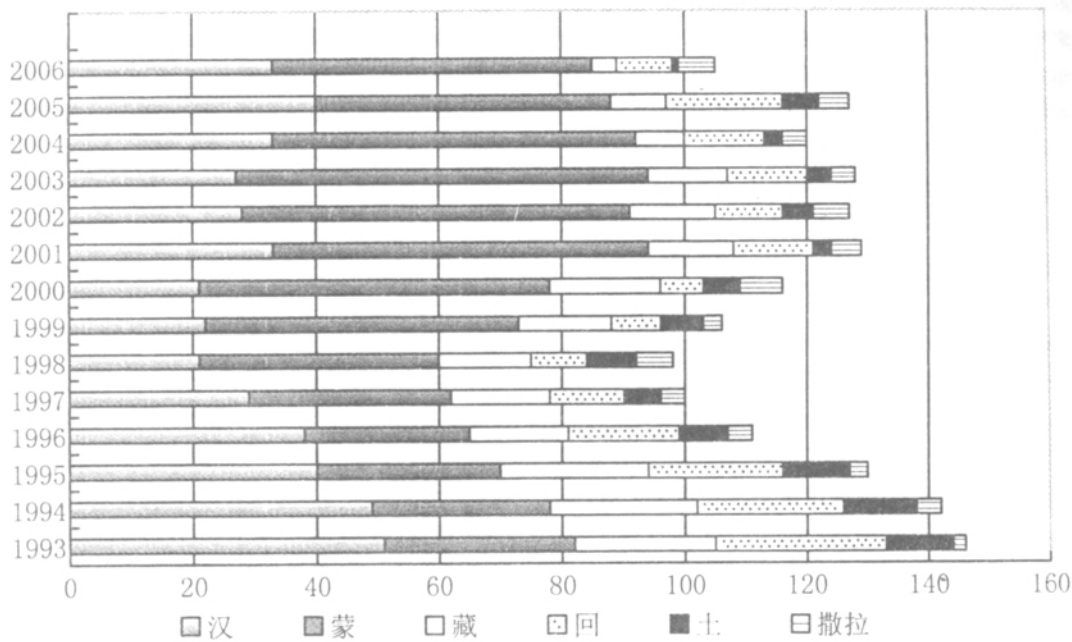
不好学”、“兴趣不大”。但也有一些蒙文老师认为，蒙文班的授课还是有一些效果的，一些学生从刚开始的不懂蒙语，到后来逐渐能用蒙语交流，还有个别的蒙文班学生考上了内蒙古师范大学、西北民族大学、青海民族学院。

表 2: 河南县民族中学 1993—2006 年蒙文藏文班毕业生一览表

年份	在校生	初中				高中	
		毕业生		考入中技		毕业生	考入大学
		藏文班	蒙文班	藏文班	蒙文班		
1993	170	39	19	2			
1994	179	31		1		17	1
1995	182	22	7	6		10	1
1996	148	18	31		1	10	1
1997	174	21	24		1		
1998	193	19	8		1	7	
1999	168	19	8	6	2	7	1
2000	262	25	5	5	2		
2001	319	47		45			
2002	254	44	5	43	5		
2003	377	47		46			
2004	760	84		84			
2005	883	93		90			
2006	1143	122					

资料来源:数据由河南县民族中学提供

表 3: 河南县完全中学 1993—2006 年学生人数变化



资料来源:数据由河南县完全中学提供

从以上两个图表的数据中可以看出，民族中学蒙文班与藏文班相比，蒙文班的学生明显很少，2001 年和 2003 年之后甚至没有学生，考上中专院校的更是极少数，而教授汉文为主的完全中学的蒙古族学生则逐年递增。笔者也就河南县

蒙古语教学情况走访了一些相关人员。

访谈对象 1: 河南县前任县长 G

学习蒙文的学校建的时候是我建的，最后把它放弃的也是我。当时我是县长，老百姓有要求，政府实行的，当时也没

完全考虑好。时间过去了,实践当中看走了一个弯路。蒙古语最后放弃的时候是个大讨论,各方代表都来,大家都认为继续学蒙古语有没有必要,对社会进步、民族有没有好处,最后大家认为从民族感情来看,很有必要,很好,但从现在面临的趋势,面临的新事物来看,没有必要。后来慢慢放弃了,当时我们组织上蒙古学校的学生,政府专门对他们安排了工作,这是政府行为造成的,不是个人行为,以后就没继续办。现在看一个是学习上的弯路,再一个娃娃们负担重,蒙语、藏语、汉语、英语,从小要学四种语言,压力很大,四种语言同时学,谁也跟不上,不懂吧都懂一点,懂吧没有一个特别懂。汉语进来之前,藏语藏文是这里主要的语言文字,蒙语使用范围窄,只能走出黄南(州)到海西(州),走出青海到内蒙。恢复了一阵子,大家觉得不对劲,放弃了。

访谈对象 2:河南县民族中学副校长 Z

河南县蒙古语的恢复首先在柯生乡、赛尔龙乡,他们群众基础好一点,蒙话会说,但没学过蒙文,所以恢复起来困难比较大。我们从外面请老师,毕业的蒙文班学生送到海西州民师上高中,可是回来以后工作分配成问题。河南县虽然是蒙古族自治县,现在用的都是藏文,回来后就业有很多困难,哪个单位都不好接受,蒙文初中班就没办下去,主要是就业问题。后来我们把蒙文用副课的形式上,虽然说是用副课上,实际上就是取消了。我们现在课本也没有,以前上蒙文课的老师现在就上个计算机,图书室当个管理员。他们汉文藏文都不太好,我们也没办法安排,他们就给学生教口语。现在学校有 16 个班,安排两个老师简单讲讲口语,蒙文课现在几乎可以说是取消了,说是要取消,也必须通过人代会,当初办的时候就是通过人代会。前几年要取消人代会没通过,部分代表认为蒙文不能取消,但是也办不下去。很多人认为学学自己的语言有好处,就像我自己,以前上学的时候,人家问你是什么民族,我说蒙古族,但不会说蒙话。他们说算什么蒙古族,连话都不会说。在会说蒙话会写蒙文的同胞跟前,心里愧疚的很,自己不会说自己的语言,好像丢了身上最宝贵最需要的东西。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是觉得能真正恢复蒙语对自己的民族确实是个光荣,做了一个大事情,但是在办的过程中遇到很多问题。学蒙文没有前途,所以很多群众不愿意把自己的孩子放在蒙文班。我们也经常给学生说,虽然蒙文是副课也要好好学,现在你们不知道,将来从河南县出去的时候,才能知道这个东西的珍贵。但是目前就是这样这样一个局面。

访谈对象 3:赛尔龙乡小学副校长 G

我是海西的蒙古族,1968 年出生的,小学 5 年在海西都兰县巴隆乡上,中学在都兰县民中,然后考入西北民院,1995 年西北民院蒙文专业毕业。毕业前我来过一次河南县,对县上领导说毕业后想来这里,他们说行。我一句藏语不会,他们说年轻人慢慢锻炼。那时候蒙文还在学,缺老师,毕业后就直接过来了。刚开始在柯生乡完小任教,两年教学,两年作教务主任,1999 年调到赛尔龙任副校长一直到现在。以前赛尔龙、柯生蒙文是主课,柯生从一年级到五年级全部是蒙

文班,赛尔龙是两个蒙文班。从 1984 年开始蒙文毕业的学生大概有 80 多个。当时邀请青海民院、西北民院毕业的到这教蒙文,当时县上说一定要学蒙文,后来慢慢就不学了,蒙文在全县改成副课后,一部分老师改行到别的单位,这不像海西(州),虽然说是蒙古族,但学蒙文好像学别人的语言一样。我们那(海西州)教学和这是不一样的,这吃力。比如教个“山”,他们就死背,好像学外语一样。现在我懂一些藏文了,上蒙文有的时候用藏语解释,还可以,但有的时候藏文我不懂也没法解释。老是喊着上,效果还是不明显,学生的积极性不高。不能怪他们,语言环境没有。我当时想河南县是蒙古族自治县,我学的是蒙文专业,想把自己的语言用在自己的民族上,用在蒙古族的教育上,当时就是这样一种想法过来的,但是失败了。我想蒙文重视可以慢慢来,长期下去效果还是会有。有的人说用处不大,但我想作为蒙古族,作为蒙古族自治县,自己的语言最起码应该知道。学的多不多那是另外一回事,多多少少语言应该知道。虽然目的没达到,但这里对我们教蒙文的老师还是比较尊重,毕竟我们从那么远的地方来的。河南县的蒙古族虽然不会说蒙语,但是出去他们还是说自己是蒙古族,民族自尊心强。

访谈对象 4:赛尔龙乡小学教师 L

我 9 岁上赛尔龙小学,中学在河南县民中学蒙文,22 岁海西民师中专蒙文专业毕业。2001 年来赛尔龙小学,2004 年到 2006 年在青海师大进修,来的时候蒙文已经取消,现在教 2 到 5 年级的汉文,从事教学后没写过一蒙文,感觉白上了。现在这的蒙文课学最基本的日常用语,2、3、4 年级学蒙文 1、2 册。

我的父母不会说蒙语,60 岁以上会说蒙语的多。我跟藏族打交道说是藏族,说蒙古族没有人相信。有的人以为父母一个是藏族,一个是蒙古族。在县城里没有自卑感,但是出河南县有自卑感。秋天的时候,一次西宁的蒙古族大学生过节日,有的同学说“你们不是纯粹的蒙古族,不叫你们不好意思,叫了你们来不来也是个问题”。我去了,那时候河南县的学生有 50 多个,参加的只有 3 个,他们啥都没说,反正没参加。来的都是海西、内蒙的,那个节日上不会说蒙语的也有,有人说我“是个蒙古族,学的是藏文,说的是藏语。”我也给他们开了一个玩笑:“最起码我一点文字知道,你们除了汉文啥也不知道,英语也说不上。”他们也就啥也没说,后来我也没去,不好意思参加。我们师大班里藏族 12 个,汉族 6 个,其它都是河南县的。有的学了蒙文后悔,有的没学蒙文后悔。我们是第一批蒙文专业毕业的,县里分配了工作,如果我没学,现在可能没工作。

河南县蒙古族的语言学习呈现这样的变化,在早期初入河曲以蒙语为主,后来逐渐转向藏语,现在的年轻一代出现了以学习汉语为主的倾向。学校是语言教育的主要场所,究竟河南县的教学应该以汉、藏、蒙哪种语言为主,大家也展开了一场大讨论,县上的干部认为应该以汉文为主,否则时间长了和外面的差距很大;基层代表认为以藏文为主,也有的认为应该以蒙文为主。部分代表认为河南县的通用语言是

藏语和汉语,学习蒙古语文用处不大,没有出路,没有使用的环境,就业成问题,不能只从民族感情出发,而学习汉语在就业竞争中占有优势。比如在河南县考公务员,哪有考蒙古语的?学了蒙古语的就吃亏。语言学的太多学生的负担重,应该减轻学生的负担,掌握一到二门主要的语言就可以了。有些则持相反观点,认为自己是蒙古族就应该有义务和权利学习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虽然因为历史的原因蒙古语的使用出现断层,但仍然可以重新创造机会和条件学习普及,恢复和发展蒙古语言文字是传承蒙古文化的重要方面,应该本着对自己民族的热爱之情去积极做这件事情。

“在使用语言的选择时,人们面临着在感情上把它看作是‘文化象征’和在理性上看作是‘交流工具’这样一种双重性”。<sup>[6]</sup>河南蒙古语教育的失败在于蒙古族的生活环境、语言环境的变化上,蒙古族生活的整个社会逐渐转型为藏族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蒙古语的社会功能萎缩,使用范围缩小。“语言教育是语言继承和语言社会延续的重要手段,因而也是文化继承和社会文化延续的重要手段。社会文化转型直接影响并支配语言教育,语言教育和语言应用中出现的许多问题,是社会文化转型的必然结果。”<sup>[7]</sup>

在当今社会,少数民族受到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政策的影响,学习汉语已经成为主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处于弱势已是不争的事实。我国法律规定,只要本族群有要求,政府就应当以其文字为内容开展双语教学,以该语言为主要教学语言,编印该文字的课本教材。但是在实际调查中,少数民族学生上汉校的人数逐年增多,这与民族语言使用范围的狭窄有一定关系,每年我

参考文献:

- [1]戴庆厦. 语言和民族[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 111.  
[2][3]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方志编委会. 河南县志(下)[Z].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 906,909.  
[4]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方志编委会. 河南县志(上)[Z].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 212—249.  
[5]纳日碧力戈. 现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构[M].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 147.  
[6]马戎. 民族社会学导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43.  
[7]白玉柱. 清代蒙古族社会转型及语言教育[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17.

国有99%的出版物是汉文,国外大量的著作也是译成汉文,现有的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物信息量有限,如果不学习汉语这门通用语言,就无法掌握最前沿的信息和资料。再者,国家制定的少数民族考生的优惠政策,也促使一部分学生去汉语学校就学。一些少数民族很希望自己的子女学好本族语言文字,但是考虑到孩子未来的发展机会,还是送孩子上汉语学校,这也导致一些以学习民族语言为主的学校生源锐减,甚至办不下去。青年一代民族语言文化的逐渐缺失,表现在不会读写本民族的文字,语言的使用也较薄弱,有的甚至根本不会说,只习惯使用汉语文。

教育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民族地区的教育承担着重要的功能,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平台,从根本上说主要通过民族教育来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教育法规定,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国家根据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教育事业。民族地区应很好地建立起民族教育主动适应民族地区经济建设需要并为之服务的有效机制,另一方面还要力求保持和发展民族的传统文化,使他们享有使用自己语言、文字的权利,享有在本族聚居区实行自治的权利以及学习本族历史和弘扬民族文化的权利。虽然国家极力强调民族语言的平等地位和作为学校教学语言的重要性,为了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也实行一些新的教学模式,如“双语”、“三语”教学,但在实际应用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

在全世界语言发展的大趋势下,是从民族感情出发,还是顺应语言发展的形势,已成为许多国家和民族面临的问题。

## The Decline and Revival Mongolian Language of Henan Mongolian Autonomous County in Qinghai

AI Li-man

(Yunnan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 Kunming 650031, China)

**Abstract:** Henan Mongolian Autonomous County located in Huangnan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The Henan Mongolian culture had changed for different reasons such as social environment,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Tibetan Buddhism, lived with Tibetans and so on, now their costume, diet, language, custom changed same as Tibetan. Henan county government and local people revived Mongolian language in 1980s, trying to use schooling education to transmission Mongolian tradition culture more efficiently. However some problems cause Mongolian language education couldn't continue. This paper take it as case and use fieldwork method, analysis the Mongolian language education process and defeat reason.

**Key words:** Henan county; Mongolian; language; education